

新马文学丛书

最后的义顺村

丁云

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

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

最后的义顺村

丁云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2005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Business Reg. No. 029187/00A
TELEPHONE No. 63379552

出版：新加坡青年书局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新加坡180231邮区

丛书：新马文学丛书系列
书名：最后的义顺村
著者：丁云
设计：设计工作室
印刷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发行：蓝点图书私人有限公司
国际书号：981-05-3068-4
出版日期：30-6-2005
定价：新币：\$18.00

作者简介

丁云，本名陈春安。祖籍福建安溪。1952年生于雪兰莪州吧生。74年开始写作。擅长短篇小说、微型小说、长篇小说，也写散文与文艺评论。

曾经从事伐木、锯板、农场、通讯记者等工作。88年南下新加坡，任职于新加坡广播局，担任编剧。2000年离职，目前全职写作。

出版《看山岁月》、《焚给泥土》、《迷途的黑鲸》等六部短篇小说集。82年以反映五一三种族冲突为题材的小说《围乡》，荣获作协通报小说奖冠军。95年以《走出孤岛》获得新加坡《金笔奖》。作品收录在《马华当代文学选》、《世界中文小说选》中。并有多篇作品被翻译为马来文，深获马来文学界好评。《围乡》也在95年被翻译成日文，刊登在当地学术杂志。

目前致力长篇小说写作，已完成《森林狂奔》、《绝峰》等。

出版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缘起

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，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，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——《南方文丛》和《新马文艺丛书》之外，还筹划出版全新的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，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。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。

四十多年前，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，因为嗜书如癖，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，日子久了，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，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，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。当时，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，尤其是对《南方文丛》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，如汉素音、杏影、连士升、苗秀、韦晕、赵戎、李星可、李汝琳，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，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，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，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，如《星月文艺丛刊》、《新地文艺丛书》、《新马戏剧丛书》、《南国文丛》、《亚非史地论丛》、《南洋民间故事丛刊》、《史地论丛》，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、研

究、史料、教育、美术和音乐等单行本。虽然，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，但是，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。

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，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。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，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，陈先生老当益壮，精神抖擞，财力雄厚，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，决意东山再起，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。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，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，负责主编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出版事宜。

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，否则岁月蹉跎，后悔莫及。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，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，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，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，充实并壮大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系列的阵容，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！

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

忠扬

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

目录

作者简介

出版《新马文学丛书》缘起

最后的义顺村·····	1
裸露的罗丝达·····	18
野地·····	33
掉队者·····	49
死囚忏悔书·····	65
情书圣手·····	107
观鸟日记·····	135
被遗忘的年代·····	142
《最后的义顺村》后记·····	166

最后的义顺村

(1)

每次乘搭班机回国，在飞机即将降落樟宜机场，作180度的翱翔式俯冲时，不论是阳光普照还是天气阴霾，国权总是把脸贴紧窗口，探头鸟瞰，牢牢地盯住视线，近乎贪婪、固执、渴盼地寻搜着旧义顺村的所在……从6岁开始，他就随父母远离这片土地。每次归国，总是来去匆匆。可是每次归来时，从懵懂的6岁至青涩的10岁至迈入青春飞扬的18岁，国权依然保持这个从机舱窗口探望旧义顺村的习惯。他渴盼望见的，是童年那条抓孔雀鱼的小溪？是爷爷参与开垦的那片蓊郁的橡胶林？那角头杂货铺斑驳的屋顶？那树胶厂空地上长满水蓊菜的池塘？那榴梿芭树下的拿督公神庙？还是那群童年的玩伴？小米？阿雄？胖妞？……

懵懂的6岁，他会稚气的问：

“爸爸，指给我看，我们以前住的地方，在哪里？”

“傻孩子，从飞机上，看不到旧义顺村的……”

每两年，在爷爷近乎“专制”的规定下，爸妈至少带他回

国一次。

但他渐渐年长了，懂事了，终于明了樟宜机场其实是在东部，而旧义顺村则在中北部，风马牛不相及。但他仍然保有在那飞机降落前，向机舱窗口探窥寻索的幼稚举动。有一丝恋栈、固执、难以理解的非理性的浪漫情怀吧？能从机舱窗口望见旧义顺村就好了，啊，最好能望见小米外婆那间座落在旧店屋角头的杂货铺就好了！啊，能望见爷爷工作的那间斑驳、破漏、将拆迁的树胶厂就好了，啊，能望见野地里那几棵冷刹果树，就好了。尽管，小米可能不住那里了，她外婆也可能已经去世了。尽管，旧义顺村被强制拆迁了，居民都搬去了新镇，尽管，他长大了，总是在两年之中，在归国那一刻，把乡村跟童年记忆联系起来。

除了这些，他对这片土地，还能有什么感情？眷恋呢？

毕竟，国权拿的是美国护照。

毕竟，从小学开始，他读的是美国的历史，说的是英语。

他始终没问，爸妈为何要离开爷爷那片曾经种植橡胶树的土地？

他始终不明白，爸妈为什么一提起乡土，眉间总锁着忧思……

(2)

小米，小米……

他思恋着小米！不断找寻着小米！像蝌蚪已蜕变成青蛙，橡树籽已爆裂，落入泥土，长芽生根，完成了生生不息的一个生命周期，他仍然恋栈于过去的身世与姿态！他能寻回蝌蚪的

记忆吗？能寻回橡树籽的记忆吗？

记忆中，跟小米有次奇妙的“探险”经验……

毗邻旧义顺村的忠邦村被逼迁的那年，是88年吧？随父母去国之后的第一次归国。他13。小米才10岁，长得瘦巴巴，奄奄一息，缺阳光水份的水仙般。顽童给了她一个外号，叫作“鸡屎花”！外婆吆喝着要她送货，她便得骑着“铁马”载着米呀罐头呀盐呀摇摇晃晃，在村路上颠簸奔走。上斜坡时，是他帮忙她推着走的。她总是忧愁地蹙着秀眉，仿佛世间再没有任何可令她喜悦、快乐的事儿了。

有一天，他指着路旁说：“小米，看，这就是鸡屎花了！”

“什么？你没骗我？这……这真的是鸡屎花吗？好美哦……”她初次绽露了笑容。

归国时，爸妈忙着办理琐事杂务。

他却每天偷偷骑着爷爷的铁马，就往小米的杂货铺跑！后来起哄，就跟随着一群昔日的玩伴阿雄、胖妞等，说要去刚刚被拆迁的忠邦村探险。

“也许能捡到一些玻璃弹珠、玩具、漫画书吧。”阿雄说。

“说不定，可以找到宝藏呢。”

“什么宝藏？”小米好奇。

“他们都说，那些人家，都把钞票塞在木板缝里哦……”

搬迁，尤其被逼迁，总是在仓促中悠悠晃晃，所受的精神震荡，恍惚，总令人不由自主，浑忘一些东西，遗弃一些物件。如蛇一般，脱皮是更新的开始。如蛹一般，破蛹而出，还

会恋栈着粗糙的蛹壳吗？毕竟都市化了，不像以前的甘榜，搬一次家，鸡鸭牛羊狗，什么箩箩筐筐都带走。

来到忠邦村，路口已围起发展商的设置的铁丝网！

阿雄扯破铁丝网，露出个洞口，他们鱼贯钻过去。

目睹迁村之后的景象，他们几个如蝌蚪一般的，还未蜕变为青蛙的村童一齐惊诧住了。整个村子，道路处处凹洞陷坑，每间村屋的屋顶都被打掉了，院前的盆栽倾倒、砸碎了！墙壁破洞处处，残垣断瓦，似被风灾雷电蹂躏过，连那棵角头咖啡店的大榕树，也给劈击得七零八落。野狗在废墟中游荡，寻不到主人的呜咽着，被遗弃的鸡鸭在沟渠旁徘徊，寻觅掉落的米粒残羹剩饭……他们在废墟中寻觅，果然捡拾到一些玻璃弹珠、漫画、玩具、陀螺。

真的是一场新颖的经历……

他们无意中闯进一些同学的旧房间，探窥到他们的“秘密”。

从哪儿可“探窥”到他们的秘密呢？原来人搬迁了之后，他居住过的房间，总会不知不觉遗留下蛛丝马迹——看看品学兼优的阿杰的房间：屋顶打掉了，阳光肆无忌惮的照射进来，墙上未撕走的歌星海报，床底暗藏的裸女照、弹弓、香烟盒……还有窗前板壁上焦黑的痕迹，这是什么呢？是香烟捏熄的焦迹！原来这个被老师、家长们赞不绝口的“乖乖牌”，居然一直瞒着母亲偷偷抽烟。搬走了之后，遗留斑斑的“罪证”，他虔诚的清教徒般的寡母，永远不会知悉这个秘密吧？是否随着迁移，也把过去的“瑕疵”埋藏了呢？——还有小美的房间，原来沉默寡言的她，在教堂担任唱诗班的她，一脸雀

斑的她，身子矮小的她，自卑的她，竟然暗恋着级任老师！有什么证据呢？就在她床头草席的掩盖处，她不断用刀片铭刻着老师的名字，足足刻了一百个！

还有“阿笑”刘叔叔的房间，藏着什么秘密呢？

——残余在墙脚的痰液痕迹、满地头发、散跌四处的撕碎了的书籍，书的封面赫然是《鲁迅全集》、《红岩》、《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史纲》……更触目惊心的，是墙板上像干涸了的血液涂写着句子：“对于无论在生理、在心理，给予本人的残害，我表示最严正的抗议；本人亦对于一切有形的、无形的、直接的、间接的束缚和刁难表示最严正的抗议……”

国权与小米仿佛闯进了未知的领域，只觉得无由地战栗与害怕。

“刘叔叔是疯子，读书读到癫了，你们千万不要靠近他……”

“他疯癫起来，会砍人的！警察应该把他关起来！”

村里的阿叔阿婶都这么说！但疯了的人，怎么可能阅读这么高深的书籍？怎么懂得在墙上涂写这样激昂的句子？怎么还能跟国权的爸爸辩论宪法、权利、社会主义、乌托邦？朗诵诗歌？玩陀螺？到处派糖果给小孩？

突然间，铲泥机“簌簌”声地长驱直入，清理废墟！

他们全钻出铁丝网，仓惶躲逃……

回到旧义顺村的野地，在野芋、芦苇、羊齿植物的包围中，寻得实里达湖畔的“秘密天堂”，他们清点捡拾而来的“收获”！有玻璃弹珠、麦当劳玩具、画面、陀螺、硬币、歌星海报等等……阿雄他们兴高采烈，分享着快乐。

唯独国权，躺在湖畔的木凳上，突然郁郁不想动了……

天空是蔚蓝的，湖水是蔚蓝的，记忆也是蔚蓝的……泥土味夹着野茅草九里香芦苇花香茅甚至鸡屎鸭粪胶丝的味道，这些味道，随着这最后的村落被拆除之后，只能悠悠晃晃，飘飘浮浮，逐渐遗失在他们童年的记忆里了；在课本的文字叙述里了——或许也没有文字的记载了，只余留在老一辈阿伯阿婶的咖啡店唠叨牢骚之中吧？直到一阵“簕簕”的铲泥机声响起，他们才乍然警觉，这个区域，早已不属于他们这群乡村小孩的了！

国权只记得，那天忧郁像传染病，大家都沉默了。

只有小米幽幽的眼神一直追随着他……

(3)

拿到美国“绿卡”之后，国权才知悉，他父母都是专业人士。

父亲是大学讲师，写过一些殖民地研究方面的论著。用英文写的。母亲则从事环保工作，在联合国粮农机构任职，经常东奔西跑，到许多落后国家的渔村去教导当地渔民怎么从事冷藏、鱼品加工的技术。

妈妈常常不在家，即使偶尔在家，也对国权态度淡漠，没有母性该有的呵护与关爱。闻爸爸说，母亲生下国权时，生得异常辛苦，腹痛，急送院，羊水破了，躺在产室里被折腾了40个小时，就是生不下来，绞痛得死去活来！后来妇产科医生当机立断，决定为她作剖腹生产，才顺利生下国权。母亲躺在病榻上足足半个月，回家患了产后忧郁症，又躺了半个月。毕业

论文也耽搁了。她害怕看到国权，看到国权，就想起分娩时的刻骨铭心、煎熬、烤炼般的痛楚吧？她总是以忙碌、追求人类理想、钻研学问为借口吧？一年至终，春夏秋冬，不断地到处去考察考察考察，协助落后国家的渔民，带领森林里的土著阻拦伐木者的入侵！

有时，连国权的生日她也在国外，至多用快递送他一份礼物。

伴随着国权成长的，陪着他渡过青春发育第一次梦遗的，反而是爸爸。爸爸沉默寡言，生活严谨，除了去XX大学教课，在家里便躲进书房抄抄写写。偶尔他要问他语文的东西，他就塞给他一本书！不是小说便是历史方面的论著。他的初次梦遗，他塞给他的依然是书本——《金赛性学报告》。爸爸的口头禅便是：“学问没有捷径，知识也没捷径，一切都在书本中，自己找到的答案，便是终身受益。”

国权6岁随父母出国。

第三次11岁那年随父亲回国，拿的是美国护照。

他自然好奇的问：“爸爸，我们原本不是拿新加坡护照吗？”

爸爸疲倦地回答：“祖国不要我们…”

国权：“祖国为什么不要我们？”

爸爸沉默了，没有再回答。

那次回国，逗留期比较长。

小米外婆的杂货铺也被拆了，他找寻小米，但没有她任何音讯。

隔天早晨，爷爷带他去旧义顺村溜达。

爷爷骑着大型，可以载货的脚踏车，载着国权离开义顺新镇，沿着三芭旺路，一直来到旧义顺村的巴刹，去吃潮州粥与咸煎饼。还有香浓的自己磨的豆花水。早餐后，爷爷带着他去野地探险。野地，其实是旧义顺村第一批被迁移的原乡地。虽然已长满野树灌木葛藤羊齿植物。有些且被列入国防部的演习区，但处处遗留着旧村的遗迹。蓊郁葛藤，森森丛林包围中，偶尔露出洋灰的屋基、残余的柱子、干涸的枯井、未清理干净的鸡寮鸭寮。村民昔日栽种的果树，有红毛丹、冷刹、波罗蜜、山竹、芒果。当然，榴梿树是最多的，几乎不按牌理的，这边一棵，那边一棵，全频密地挤在一起！

“怎么榴梿树特别多呢？”国权好奇。

“这跟当初的逼迁有关啊。”爷爷说。

当时传闻政府准备把整个旧义顺村迁移，开辟新镇，承诺会赔偿每户人家一间新的组屋，而且可以优先挑选所居的单位。而村民们栽种的果树，则一棵可赔若干钱云云。村民闻风而起，纷纷一窝蜂地栽种榴梿树苗下去，结果一夜之间，整个义顺村突然多了几万棵榴梿树！

爷爷对榴梿树丝毫不感兴趣，他恋恋地，在找寻他的橡树。

终于寻到一棵，却长满凸瘤，枯萎了，奄奄一息斜倒在杂草丛中！

“怎么都枯死了……唉，最后几棵老树，有撑不住啊。”

爷爷感伤的抚摸着树身，用巴冷刀砍弃橡树旁的寄生植物与葛藤。

国权了解爷爷深浓的感伤，他悄悄捡拾起两颗橡树籽……

爷爷曾经是义顺村区栽种橡胶树的垦荒者，他对橡胶树的历史，如数家珍——从第一批22棵橡胶树苗栽种在瓜拉江沙开始，已经有一部分被引进新加坡，并栽种在植物园中。根据历史记载，首先大量种植橡胶树，当作一种事业来发展的，是马六甲的华人。英国种植家见到他成功，才放胆投资种植胶业。至1900年，种植树胶的地区面积约有5000英亩。几年后，更激增至四万多英亩。全盛时期，林义顺在义顺区开垦，种植树胶园，成为最大的园主。而新加坡的树胶制造厂，更多达二十多间。但至今天，树胶厂被逼迁的逼迁，关闭的关闭。

而爷爷要在野地，找寻一棵橡胶树，竟那么难？

爷爷寻到了橡树头的蚁穴，捣毁了啃噬树身的白蚁窝！

“原来是这些白蚂蚁在作怪，难怪……”

“爷爷，没有用的，树老了，总要死的。”

爷爷回程时，顺路去了××树胶制造厂。

停工了，偌大的树胶厂，寥寂无人，只有孟加里司閤，在哪儿打盹。

流浪狗在空置的厂房前徘徊觅食、打架、鸣吠、撕咬。爷爷跟司閤打个招呼，走进树胶厂。废弃的铁桶、运输车格、缆绳、鸡公车散弃四处。夕阳下，乌鸦屹立屋檐，呱呱的喋吵着，期待着两败俱伤的尸餐。再过去，是昔日浸泡胶丝胶粒的池塘。水涨满满的，池塘上爬满野薤菜和番薯藤，繁殖力惊人的牛蛙，在等待一场雨季，开鸣奏曲！国权还记得，小时候，常常偷偷跟小米、大头、阿雄、胖妞他们随爷爷来工厂，便跳进池塘里游泳，把它当泳池一般。爷爷是工厂的大财库。那时，工厂已停工，水池没泡胶丝，干净清澈，碧绿一样的水

波，泡在里面，很清凉，很舒服。但如今水浑浊，且黏糊糊的，变成微菌、藻类、牛蛙的温床了。

爷爷矗立在树胶厂前，寂寞地凭吊着远扬的，追不着的乡土记忆。

爷爷走到门口，问孟加里司阍。

“工厂几时拆啊？”

“快了……”

“拆了，你也走啦。”

“是啊，我老了，也该退休了。”

“这里会发展吧？”

“还不是建洋房排屋什么的，你有钱，买一间咯。”

圆盾般的夕阳很快坠下，远处，是高速公路汽车飞驰而过的呼啸声。

(4)

小米。每一趟回来，国权依旧在寻找小米。

小米，在他梦中千回百啖

小米仿佛是他随父亲漂流他乡之后的一个遗憾……

那是93年的事，他回国，无意间撞到阿雄，遂探问小米的行踪。

阿雄长得像黑熊一样健壮，手臂上是刺青！他毫不讳言，他刚刚从牢里放出来，犯的什么案子？“打架！在克拉码头打洋人……他一只眼睛爆裂，他喝醉了，取笑我们，该打。”他有点洋洋自得。国权问他最近在做什么？“量马路咯，别人一知道你有案底，像见鬼一样，不过……阿公拿了棺材本给我，